

禮書第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
 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
 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
 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摠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
 安駕乘爲之金輿總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木目好五色爲之
 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
 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衆曰羞者進也情好
 珍善爲之琢磨圭辟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王肅曰不緣也
 皮弁布裳周禮曰王視朝則皮弁之服鄭玄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爲裳也朱絃洞越鄭玄曰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瑟底孔大羹
 玄酒鄭玄曰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

及古同

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

為序昭穆一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循法守正者見侮

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

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

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

合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

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

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

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應劭曰抵至也贊曰抵埽也自天

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

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

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

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

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

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

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

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

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

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

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太初易服色封太

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

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

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

蘭芬芳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

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服虔曰簣謂之第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

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

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茵所以養鼻也前有錯

衡所以養目也詩云約軼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和鸞之聲鄭玄云和鸞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服虔曰鸞在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

鄭玄曰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護湯樂也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周禮曰交龍為旂寢兕持虎鮫鞬

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鞬者當馬腋之革音呼見反彌龍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璆龍為所以養威也故大

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

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

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

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

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

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

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

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

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

宛之鉅鐵徐廣曰大剛曰鉅施鑽如蓬蠹蠱輕利剽遯卒如燁風然而兵殆於

垂涉唐許慎曰垂涉地名也死焉莊躄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

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

鄧林緣之以方城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謂鄧林後遂為林名然而

秦師至鄆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徐廣曰試一作誠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幾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喪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

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

者天太祖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禮記曰別子為

函音合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鄭玄曰古者方

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法之賦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穀梁傳曰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

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

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鄭玄曰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膳孰之也先大羹

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嘏

先大羹玄曰齊至齒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

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鄭玄曰啐入口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

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末小斂一

也大路之素幃也禮記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玄曰素車殷駘也郊之麻冕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禮也孔安國

曰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喪服之先散麻一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三年哭

之不反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一倡而三歎鄭玄曰倡發歌句者三歎三人

從縣一鐘尚拊膈徐廣曰一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

稅徐廣曰一作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

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

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

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

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

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

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鄭玄曰繩猶實也陳設也謂彈畫也

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鄭玄曰衡稱也縣謂錘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

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

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

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猶道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

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

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

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

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

也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

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

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

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史記二十三

終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

琴川毛鳳苞

氏圖印

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儻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

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

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瓚曰爾雅云春日青陽夏曰朱明秋歌西

皞韋昭曰西方少皞也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

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儼隄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傍利長先為土人持勒鞞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窪曲之窪也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露赤

汗兮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騁容與兮跼萬里孟康曰跼音遊如淳曰跼謂超踰也今安匹

次作以為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

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

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

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鄭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王肅曰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而動見於聲聲相應故生變鄭玄曰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

而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方猶文章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

樂也鄭玄曰干楛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

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玄曰噍踈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

以緩鄭玄曰嘽寬綽之貌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鄭玄曰發揚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

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

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鄭玄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

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鄭玄曰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鄭玄曰此其所謂至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

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徐廣曰一作頌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鄭玄曰言以八音和否隨政也宮為君王肅曰居商為臣王肅曰角為民王肅曰春物

別民之象也徵為事王肅曰夏物羽為物王肅曰冬物聚五者不亂則無滯濇之音矣鄭玄曰

曰滯濇弊敗不和之貌也宮亂則荒鄭玄曰荒猶散其君驕商亂則搥徐廣曰搥今禮作破也其臣壞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玄曰君臣民事物也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玄曰比猶同桑間濮上之音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亡國之音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

者通於倫理者也鄭玄曰倫猶類也理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

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鄭玄曰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鄭玄曰幾

近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鄭玄曰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是故樂之隆

非極音也鄭玄曰隆猶盛也極猶窮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王肅曰

於清廟中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玄曰遺猶餘也王肅曰未盡音之極大饗之禮尚玄酒

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玄曰教之人使知好惡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物至知知然後

好惡形焉王肅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見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已天

理滅矣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

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玄曰隨物變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也鄭玄曰言無所不為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

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

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鄭玄曰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王肅曰以人為之節

言得其中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

筭所以別男女也鄭玄曰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

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同則相親異則相

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道不能自還禮勝則離王肅曰離析而不親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玄曰欲其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

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

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和在心禮自外作鄭玄曰敬在貌樂由中出故靜禮

自外作故文鄭玄曰文猶動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玄曰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鄭玄曰至猶達也行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

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

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

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

失鄭玄曰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鄭玄曰教人者也幽則有鬼

神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洽也鄭玄曰洽猶因述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事與時立鄭玄曰舉事在其時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名與功偕

仰級兆舒疾徐廣曰級今禮作綴駟案鄭玄曰兆其外營域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

器也升降上下周旋禘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術鄭玄曰述謂訓其義作者之謂聖術者之謂明明聖者術作之

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

物皆別鄭玄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玄曰言法天地過制則亂過作則

暴鄭玄云過猶誤也暴失文武意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貴禮之敬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王者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鄭玄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

其禮具徐廣曰辨一作別駟案鄭玄曰辨偏也干戚之儻非備樂也鄭玄曰樂以文德為備若戚池也亨孰而祀

非達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五帝殊時不相洽樂三王異世不相襲

禮鄭玄曰言其有損益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夸禮人之所勤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

無憂鄭玄曰敦厚也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也鄭玄曰禮為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樂為同春作夏長仁也

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

而從天鄭玄曰敦和樂貴同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鄭玄曰別宜禮尚異也孫炎曰居鬼品處人鬼之志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各得其事也王肅曰各得其位也天

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鄭玄曰高卑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鄭玄曰動靜陰陽用事也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

五

同矣鄭玄曰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玄曰象光耀形體貌如此則禮者

天地之別也地氣上躋鄭玄曰躋升也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鄭玄曰蕩動也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鄭玄曰奮迅也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

化與焉鄭玄曰百物化生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

別則亂登鄭玄曰登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

乎地鄭玄曰極至也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高遠三辰也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鄭玄曰著猶明白也息謂休止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

間也鄭玄曰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鄭玄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鄭玄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養長已也其辭未聞也王肅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夔始作樂

以賞諸侯鄭玄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

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逸故觀其舞而知其德

聞其謚而知其行者鄭玄曰謚者行之迹泰章章之也鄭玄曰堯樂名言堯德章明咸池備也鄭玄曰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也鄭玄曰舜樂名言能繼堯之德夏大也鄭玄曰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也鄭玄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

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鄭玄曰教謂樂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

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王肅曰作樂所

以法其治行也善則行象德矣王肅曰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夫豢豕為酒鄭玄曰以穀食豕豕曰豢為作也非以

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玄曰小人飲之善醜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為

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到多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禮者所以閉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鄭玄曰大事謂死喪有

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

也鄭玄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者往來樂樂其所自生鄭玄曰自由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

報情反始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韶武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殷尚質周尚文是也所謂

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

龜也公羊傳曰龜青緣何休曰緣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頰明平吉凶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玄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鄭玄曰理猶事也樂統同禮別異鄭玄曰統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之位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

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

德降興上下之神鄭玄曰降下也與猶出也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鄭

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然後草木茂區萌達鄭玄曰區生曰區羽

翮奮角駘生鄭玄曰無駘曰駘蟄蟲昭蘇鄭玄曰昭曉也凡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羽者嫗伏毛者孕

鸞鄭玄曰孕任也鸞生也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鄭玄曰肉敗曰殯殯猶裂也則樂之道歸

焉耳孫炎曰樂和陰陽故歸此也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鄭玄曰揚越也樂之末節

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鄭玄曰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

禮鄭玄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故後主人鄭玄曰後尸居後贊禮儀也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

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玄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鄭玄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樂者

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

其教焉鄭玄曰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鄭玄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焦衰之

音作鄭玄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曰其細已甚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鄭玄曰簡節少

也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廣大之也而

也易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廣大之也而

民剛毅廉直經正孫炎曰經法也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

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王肅曰狄成言成而

似夷狄之音也滌於盪濫借差也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鄭玄曰生氣陰陽也五常五行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鄭

曰密之言閉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鄭玄曰懾猶恐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

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鄭玄曰等差也各用其材差學之也廣其節奏省其文

采鄭玄曰廣增習之也省猶審習之也文采謂節奏合也以繩德厚也鄭玄曰繩猶度也王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類小大之稱

孫炎曰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比終始之序鄭玄曰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鄭玄曰宮為君商為臣使親疎貴賤長

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

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

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沔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

欲王肅曰其音廣大則容姦偽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

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鄭玄曰成象謂人樂習之也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

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友情以和其志鄭

曰反猶本也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流於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

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孫炎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化也

皆猶誠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王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

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鄭

曰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王肅曰至樂之極能使然耳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

濁代相為經鄭玄曰清為絃實至應鍾也濁謂黃鍾至仲呂也故樂行而倫清鄭玄曰倫謂人道也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鄭玄曰道謂仁

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鄭玄曰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

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

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為偽鄭玄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耳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

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

先鼓以警戒鄭玄曰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步以見方鄭玄曰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王肅曰舞武樂三步為一節者以

見代道也再始以著往鄭玄曰武舞再更始以明代紂時再往之復亂以飭歸鄭玄曰謂鳴鑊而退明以整歸德也奮疾而

不拔也王肅曰舞雖奮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極幽而不隱鄭玄曰極幽謂歌也獨樂其志不厭其

道王肅曰樂能使仁人獨樂其志不厭倦其道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

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鄭玄曰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而生矣王肅曰易平易直直子諒愛信也鄭玄曰油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

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鄭玄曰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

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鄭玄曰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

入之矣鄭玄曰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鄭玄曰易輕易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

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

貌進止也孫炎曰德輝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

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鄭玄曰人所倦也王肅曰自謙損也樂主其

盈鄭玄曰人所權也王肅曰充氣志也禮謙而進以進為文鄭玄曰進者謂自勉強也文猶美也善也王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

盈而反以反為文鄭玄曰反謂自抑止也王肅曰樂充氣至而反本也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

反則放鄭玄曰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故禮有報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而樂有反孫炎曰禮自減損而以進為報也

曰反謂曲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終還更始

動靜人道也鄭玄曰人道人之所為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鄭玄曰不可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鄭玄曰形聲音動靜也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

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鄭玄曰文篇辭也息銷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鄭玄曰曲直歌之曲折繁省廉肉聲之洪殺也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訕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表也要其節奏鄭玄曰要猶會也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紀摠要之名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

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鄭玄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

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鄭玄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鄭玄曰無姦聲也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皆也言眾皆待擊鼓

乃作也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曰文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趨之以雅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篥中有椎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

史記二十四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玄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姦

聲以淫溺而不止王肅曰姦聲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及優侏儒王肅曰俳優短人也優雜子女不知

父子鄭玄曰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曰

曰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鄭玄曰欲知音樂異意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

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祆祥此之謂大當鄭玄曰

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

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俾鄭玄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擇善而從之曰比俾於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及後世今君

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

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濫竊姦聲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燕歡悅衛音趣

數煩志孫炎曰趣數音促速而數變也鄭玄曰煩勞也齊音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言四國出此溺音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

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壎箎

鄭玄曰柷楬謂柷故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玄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

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醕酌酢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

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鄭玄曰號令所以警眾也王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鄭玄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

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王肅曰磬果勁磬以立別鄭玄曰謂分別明於節義別

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廉隅廉

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會諸音濫以立

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

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玄曰聞謹則人意動作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賓牟

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

曰武謂周武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答曰病不得其眾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永歎之淫液之

何也鄭玄曰永歎淫液歌遲之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

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答曰及時事也鄭玄曰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

何也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答曰非武坐也鄭玄曰言武之事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王肅曰聲

答曰非武音也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為天下除殘非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

司失其傳也鄭玄曰有司典樂者傳猶說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玄曰荒老耄

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玄曰長弘周大夫賓

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孫炎曰聞命謂言是敢

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鄭玄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鄭玄曰居猶安坐也夫樂者

象成者也王肅曰象成功而為樂摠干而立王肅曰摠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王肅曰志在鷹揚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王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

武始而北出鄭玄曰始秦象觀兵盟津時也再成而滅商鄭玄曰成猶秦也再秦象克殷時三成而南王肅曰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王肅曰分陝東西而治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及位止也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

威於中國也王肅曰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討同惡者一擊一刺為一伐也分夾而進徐廣曰一作遲事蚤濟也王肅曰

曰分部而並進者欲事早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鄭玄曰象武王伐討待諸侯也且夫女獨未聞

牧野之語乎鄭玄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及商鄭玄曰及當為及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積土為封封比干之墓崇賢也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徐廣曰周本紀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又曰表商容之閭庶民弛政

庶士倍祿鄭玄曰弛政去紂時苛役倍祿復其紂時薄者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而弗復

乘牛散桃林之野徐廣曰在弘農縣今曰桃丘而不復服車甲弢徐廣曰音韜而藏之府庫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鄭玄曰苞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將率之士使為諸

侯名之曰建橐王肅曰所以能橐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橐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

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鄭玄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有學宮可以習禮也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鄭玄曰左東學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歌為節也而貫革之射息也鄭玄曰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摺笏鄭玄曰裨冕衣裨衣

而冠冕也裨衣衰之屬也摺插也而虎賁之士稅劔也祀乎明堂鄭玄曰文王之廟為明堂而民知孝朝

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鄭玄曰耕藉藉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鄭玄曰老更互口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周名太學曰東膠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鄭玄曰冕而摠干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悌

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鄭玄曰言武遲久為

重禮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鄭玄曰師樂官也乙名也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鄭玄曰如氣順性如

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玄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鄭玄曰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

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

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鄭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

歌者直已而陳德鄭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

萬物育焉鄭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

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

鄭玄曰以其溫良而能斷也臨事而屢斷勇也

其肆直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鄭玄曰以其溫良而能斷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曲如折止如橐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鄭玄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

有此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鄭玄曰長言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鄭玄曰手舞足蹈歡之至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

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

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

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

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

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

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

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

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

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

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

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

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

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

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

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

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

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

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

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

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

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史記二十四終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
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
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
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
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
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遘興遘廢勝者用事所
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
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

蘇川忠鳳章
氏雷南甫

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聞於大較不權輕重
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
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
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
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
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
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
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
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音尼選音
賣反思克音而蠕音而反音而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
惠無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
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
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
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
忘之今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
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
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
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
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
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
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

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

徐廣曰一作舍

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境也言陽

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

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

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

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

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

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

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

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

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

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殖種萬物也東至於建

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

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

其於十

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條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

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

者言萬物根棋

徐廣曰一作橫也

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族泰族者言萬物族

生也故曰泰族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

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

徐廣曰一作莖

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

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

廟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

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

音字

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

於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

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

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娠

音之慎及

也清明風居東南

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
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於七星
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
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
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
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徐廣曰吳一作柔且就死也西至於
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
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
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
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
律中夷則夷則言陰徐廣曰一作陽氣之賊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
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徐廣曰一作則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
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
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
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
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
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徐廣曰一作養奎者主毒
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
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

巳二百四十八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

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

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

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

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

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

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

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
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
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
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
從斯之謂也

史記二十五終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渾

徐廣曰秭音姊鳩音規
子雉鳥也一名鷦鷯

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

卒明

徐廣曰卒一作
平又云卒斯也

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

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

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

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

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

閏餘

漢書音義曰以歲之
餘為閏故曰閏餘

於是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

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

西川屯鳳
氏康回中

瀆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音義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

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

陰官也火數三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

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次十二

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堯復遂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

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徐廣曰戒作敕天之曆數

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巳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

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

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朔故

疇人子弟分散如海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

其機祥廢而不統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音灼曰機音珠機之機周襄王二十六

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韋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

冬至也舉正於中韋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歸邪音餘於終韋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音餘於終事則不悖

其後戰國竝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

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

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

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

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

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

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德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巴落下閔運算轉曆

徐廣曰陳術云徵士巴郡落下閔也

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

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

詹也

徐廣曰詹一作售也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

建氣物分數

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曆數之分也瓚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

日分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蓋以為應土德土勝水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

太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

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

丑右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間不客期忽五家文悖異

推太初之元也曆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大餘五 小餘八

端蒙單闕徐廣曰單闕一作單安二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芒落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赤奮若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招陽作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四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闍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困敦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訥漢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 徐廣曰作游桃 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一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協洽二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涸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闍茂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協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闌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闕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涸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疆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闌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犁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闕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涸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閹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涖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闌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
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史記二十六終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

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

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蘇林曰音榔打之榔後六星絕漢抵營室

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

宿也攜連也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夜半建者衡徐廣曰第五星衡殷中州河濟

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平日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

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

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也曰文昌



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

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明近輔

臣親強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

晉灼曰更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一外為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有句圍十五星屬杓曰

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

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

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

一星曰牽徐廣曰音轄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

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

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攝提

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

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

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

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

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

一十五星蔚然徐廣曰云哀鳥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

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

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音他星五

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

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

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

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

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帝車舍傷成鉞晉灼曰賊傷之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

誅成質晉灼曰營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

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

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眾

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

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

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層積淳如

曰芻蒿積為層也昂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

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街其

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已北國陽河山已南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

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衡下有三星兌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少斜列無銳形為斬艾事其

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為葆晉灼曰菜也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徐廣曰音流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漢書音義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則吉也危東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徐廣曰孫作名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義失者罰出
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
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
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
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
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早歲星出東行十
二度百日而止及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
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
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
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
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
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
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徐廣曰曰路嶂熊赤色有光其失次
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
明徐廣曰曰天津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
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鶩參晨出曰長
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
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
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
疾闡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
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
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曰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曰是謂正
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

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

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

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

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

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

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

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韋昭曰攬音參差之參長四丈末兌退而

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

所居國昌迎徐廣曰一作御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

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韋昭曰星相擊

為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

廟歲星廟也察剛徐廣曰一作罰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

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

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反道二舍以上居之

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

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

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

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

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

十月而入西方伏晉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

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

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

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孟康曰犯

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營惑廟也謹

白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

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

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

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各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

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

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羸為

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其失次上

二三宿曰羸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

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

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早金為

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

焯晉灼曰火入水故曰焯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

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

徐廣曰或云水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

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竝

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

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

出者為羸羸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

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鬪孟康曰凌相冒占過也韋昭曰突掩為凌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

圜為喪早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

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

則水意徐廣曰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

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園以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園角憂有水事青園小角憂有木事黃園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奕晉灼曰奕退之不進其

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園黃澤音可爲好事其園大

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

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

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晉灼曰大白行得度勝者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

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

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日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曰過參矣晉灼曰三分天過之

其一此在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修

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

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

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

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

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

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

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

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

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

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

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

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

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
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
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
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凌
不見者則所蝕也晚

為彗星

張晏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

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

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
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
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
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
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
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

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
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
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繫卒兵大
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
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
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滅

劔

蘇林曰滅音函
容也其間可容一劔

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

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
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欖安周星細爽
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
青園憂白園喪赤園中不平黑園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
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

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早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嚙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曰暈如淳曰暈讀曰運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

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

白虹屈短李奇曰屈或為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

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

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

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

多暴獄太陽大早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

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

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

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二云食於大角主命者惡之心

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

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

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

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

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記不盡狀類南

極徐廣曰老人星也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

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

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賊星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

之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

精孟康曰星大而冇毛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二彗縱橫亦填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

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

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

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

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三彗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

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名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

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其大經也 天鼓

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

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

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園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

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

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類

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

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李奇曰怒當作帑音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枉矢類大流星

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明也有赤

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

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

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

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

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

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或曰搏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

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

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不過

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

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

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

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

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蜚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

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鬪

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

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

之虛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

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

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

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

紛紛蕭索輪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

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

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天開示縣象地動

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垵徐廣曰土雍曰垵音服翹案孟康曰谿谷也垵崩也蘇林曰垵流也水澹澤竭地長

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倍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化言誠然凡候

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

也四始者候之曰而漢魏鮮孟康曰人姓名作占候者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

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為成者小雨徐廣

曰一無此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韋昭曰歲大穰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

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

且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餽為黍餽至下餽為菽下餽至

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

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

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

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

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

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月一日

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月一日

雨正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

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

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

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

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

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

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

政

徐廣曰一作征

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

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烏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

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復占太白太白血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
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勃外則理兵內則理
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菑異記無可錄
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
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
十年之間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登躡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
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
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
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
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莠於河戒
兵征大宛星莠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

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

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

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

迫之爲薄虧毀爲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

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

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孟康曰濶狹若三台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填星徐廣曰木火土三星

若合是謂驚位絕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

日變修德月變修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

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穰正下

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

見災於天劉向以爲日月食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駟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

及古開

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 黃帝行德天天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 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二十七終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泰山屯鳳
氏圖國南

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
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二世湯
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

暮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款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

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

高宗有雉徐廣曰一作鷓音嬌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

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

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

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

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員如辟雍以節觀諸侯曰

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

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

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害徐廣曰犬作吠周東徙維秦襄公攻

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牴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

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古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

鄜衍李奇曰鄜音字山阪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

旁有吳陽地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

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李奇曰搢插也插笏於紳大帶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

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

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各雉故曰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瓚曰陳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作鄜祠後七十八年

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

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德公立二年卒

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

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

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

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駟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羊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

南十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

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

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鄜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鄜上山也鄜

音隴蘇林曰鄜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二脊孟康曰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

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
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

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

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是

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

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萇弘家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密時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

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

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

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畦畦各一土封其後百二

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

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

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

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令也瓚曰水陰

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

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

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藉禾稊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祖

稽讀曰夏晉灼曰菹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

焚書

焚書

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

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

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

儒生既紬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

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

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

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

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

小山之上命曰時徐廣曰一云之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

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廣曰屬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

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皆在齊

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在東萊不最居齊

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

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

時騶子之徒韋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

自謂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

羨門韋昭曰皆慕古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

龍骨世人為之龍解骨化之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

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

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去人

不遠患且至則舩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

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

五

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

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贊曰考校其虛實

從上郡歸後五

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穀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伯莊曰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吳岳徐廣曰在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蓼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澇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車駟之屬汧洛二

孟康曰以新穀祭

陳寶節來祠

服虔曰寶節來

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

淵鳴澤蒲山岳嶠山

徐廣曰音先許反

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

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

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

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說

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

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

灃澇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杜主之祠

掌昭曰亳音薄湯所都贊曰濟陰薄縣是

壽星

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

李奇曰管茅也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

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

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

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

匹木禺龍欒車一

四漢書音義曰寓寄也馬寄生龍形於木也

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

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

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

李奇曰宿通權火

狀若井狀象矣其法

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祠云

服虔曰經常也

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

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

即有苗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

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

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或云粉榆鄉名高祖里社

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

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

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

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

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牢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李奇曰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

猶官社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 後四歲天下已

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

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

屬秦巫祠社主巫係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摩之屬

應劭曰先人所居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傳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 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能依人為厲 各有

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

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 常以歲

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

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

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

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

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

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

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

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

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

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

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 其符也

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

與德相應如公孫臣

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

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

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

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

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纁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

之墓也

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以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

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

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贊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

帝一殿面各五

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

之會

如淳曰二水之會

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

徐廣曰在霸陵

駟案如淳曰亭名也

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孟康曰直值也壇其立處以作壇祠

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

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

徐廣曰是後二十七年鼎出汾陰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

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

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

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

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王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

一表今直
載徐義

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

徐廣曰音才志反鍾
縣黃縣皆在東萊

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秦祠太一方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

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

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

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

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

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澤一作阜山君地長

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

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

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巳十九歲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

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

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

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

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

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

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

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

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

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

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

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
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
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
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
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
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
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
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
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
而樂成侯竦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
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
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
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
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
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思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

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嚙暝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

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皆嘗亨徐廣曰亨煮也音殤日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鼎鼎及鼎不吳不鷺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

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

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二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

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

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禾定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

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

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

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

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

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

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請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

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湖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大一壇壇三陔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醜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洎音冀祭日以牛祭月

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

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

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瑟及空侯

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候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

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採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

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

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

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旣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弗於東井後

十餘日有星弗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雜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為觀如緱城徐廣曰二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

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

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

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

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

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

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

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

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

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每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

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一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異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

蹈毳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櫓櫓直轆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櫓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櫓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力喬反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

韋昭曰湍疾悍強也

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出貝丘

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勃海

贊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九川既疏九澤

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

西川屯鳳
氏書同南
氏書同南

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太湖是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晉灼曰碓古堆字辟沫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

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

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聞說秦令

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

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

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

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

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

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

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息發卒徐廣曰二三悉眾數萬人穿漕渠三歲

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

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塢韋昭曰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漑

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

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斜二水名及漕

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

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

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一作洩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

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瓚曰下流曰頽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

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

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

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

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竄決河是

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以為捷如淳曰樹

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

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殫為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駟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

填河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瓠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 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

水相連矣駟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則眾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 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案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 蛟龍

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

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迺兮

浚流難塞長菱兮沈美玉如淳曰攀取也菱草也音郊一曰菱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瓚曰竹葦絙謂之菱下所以引致土石

也者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早燒故薪不足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章昭曰捷柱也木立死曰菑 宜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靈軹有靈軹渠

引堵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定渠名 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

在宜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徐廣曰一作溼 上姑

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

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

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史記二十九終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

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

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益藏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黃金一斤

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李奇曰稽滿貯

則百金費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

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

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

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

史記三十

費川屯鳳

氏書

季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

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駟案孟康曰富與

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

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

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

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

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

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

者賓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魯氏故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

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

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

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

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

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檐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鐘六斗四升

散幣於邛夔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

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

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

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

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

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

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

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

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

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

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

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

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

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

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其明年淮南衡

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

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

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

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

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

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

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

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

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

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

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

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

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

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首輸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

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

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轉轂百

數李奇曰廢居居邑也駟案服虔曰居載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封君

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

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

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

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

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

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

兩實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鉛

徐廣曰音容呂靜曰冶器法謂之鎔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

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

為白金

如淳曰雜錄銀錫為白金也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

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

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

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

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

者出焉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

韋昭曰故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

作昆明池其明年

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

徐廣曰元狩四年

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

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

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

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粟為牢也盆者煮鹽盆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

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

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

私鑄鐵器煮鹽者欽

史記音隱曰徒計反

左趾

韋昭曰欽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

沒入其器物郡不

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

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

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季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

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買絲故謂之緡也諸賈人末作貨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

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

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

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

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僅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

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

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

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

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

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

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

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

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屨而牧羊韋昭曰屬草扉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

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

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

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

得人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

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

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

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

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

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及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

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徵及曆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

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

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

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

而楊可告緡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度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

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計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

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

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

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

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

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

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

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

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

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

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天度也卒舍卒

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

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

循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

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

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

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言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既得寶鼎立后

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上五年立太時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

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

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

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

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

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

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

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馮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

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

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

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

越至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

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乃拜式

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

苦惡

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

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

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倉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

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嶲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

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

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

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

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

其明年元封元

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僅

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

或不償其就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

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

如淳曰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

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

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

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

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

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

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兩爲溢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黃金以溢名

孟康曰二兩爲溢

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

布

如淳曰布於民間也

或刀

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

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

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

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宋忠曰句吳大

伯始所居地名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

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

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世家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號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世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

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

予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

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

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庸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殞滅憂思猶有先王

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

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東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

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

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鄆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鄆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

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

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

樂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

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偏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道備至也

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鄴武王居鄆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

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

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箛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箛舞曲也南籥以箛舞

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

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士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節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

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成

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

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難在魯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

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鐘聲服虔曰繇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

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

以從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

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

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

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

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左傳曰吳伐楚入棘

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

婁楚之東邑

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

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楚師敗走十七年

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

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

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

徐廣曰世本曰夷昧生光吳越

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

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左傳曰舟名餘皇

五年楚

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

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

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

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

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

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

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

服虔曰欲取國

乃求勇士專諸

賈逵曰吳勇士

見之光光喜乃

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

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

以兵

圍楚之六濶

杜預曰濶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服虔曰察疆弱

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

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

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

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

王肅曰聘晉還至也

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

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

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

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

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

四月丙子

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

光伏甲士於窟室

杜預曰掘地為室也

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

音披

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

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

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

服虔曰全魚炙也

以

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

賈逵曰交專諸匈也

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

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

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

復命哭僚墓

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

復位而待

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子

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

披美反

亡奔吳

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

吳以為大夫三

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

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濇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

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

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

服虔曰鄖楚縣

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

服虔曰隨楚與國也

而吳兵

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

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

-5 108 35 935" data-label="Text">

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畱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

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

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十五年孔子相

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音檣音李賈逵曰檣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

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置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眾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三行

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絕書曰姑蘇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絕

書曰闔廬冢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頃地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繫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

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王夫差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

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報

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滅夏

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敬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

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

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

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服虔曰以鮌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勾踐大

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勾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

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年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因畱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

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

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

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

無道則割絕無遺也曰顛殞也越墜也顛越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吳王不聽使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執吳王吳王聞之大

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刎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

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泉服虔曰橐泉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邊道縣東南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

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

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

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吳王曰於周室爲我長杜預曰吳爲太伯後故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杜預曰爲

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歆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歆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

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

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

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家在猶亭西卑猶之越位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史記三十一

史記三十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

上之曰所獲非龍非虜
徐廣曰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

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
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
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鄭玄曰太公受封爵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徐廣曰一作及子丁公呂伋徐廣曰立丁公卒子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

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

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

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

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

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

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

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

紂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

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與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

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擗幹而殺之何

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

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爪時而往及爪而代服虔曰爪時七月及爪謂後年爪時往戌一

休曰擗折聲也

歲卒爪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

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

丘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

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

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

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

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

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

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

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

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

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侯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

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

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

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

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

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

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

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

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

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作朋也高侯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徐廣曰一作譚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

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齊北蛇丘縣

東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

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

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

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

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魯濬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濬

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

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衛地也而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

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

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

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東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

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審

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

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

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

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江漢以為溝君女能

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

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畱外

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

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

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

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

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

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

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

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今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子

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若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年

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

曰內婦言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姓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宮人之權寵者而立公

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

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南城十七里所菑水南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

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城南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數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王子城父

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

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徐廣曰一作摩筭下賈逵曰靡筭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馬陵案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不聽

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

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今齊東畝

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

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

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

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門入

晉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欒盈

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

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

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嘗咎宦者賈舉賈舉復

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

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

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

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有淫者不知二

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

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

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祗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

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

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管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

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史記卷三十一

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

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

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

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

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齊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

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

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

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

杼並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

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

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

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

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

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

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

以干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干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

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

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

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

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

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

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

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

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

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

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

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

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

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

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

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壽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稱諡蓋葬後

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

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

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

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圍晏嬰

之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昭公子

陽生陽生至齊私暱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

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

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洒

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

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

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

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

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

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

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服虔曰闕豎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閉門子我不得復入服虔曰闕豎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

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

成子遷諸寢

服虔曰欲從公令居寢也

公執戈將擊之

杜預曰疑其作亂也

太史子餘

服虔曰齊大夫

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

成子出舍

于庫

杜預曰以公怒故也

聞公猶怒將出

服虔曰出奔也

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之賊也

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田宗

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

殺子明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

服虔曰會徒衆

攻闈與大門

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

皆弗勝乃

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

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

殺之郭關

服虔曰齊關也

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

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

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杜預曰子方取

道中行

出雍門

杜預曰齊城門

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

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即有出解田氏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

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

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

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三十二終



馬川宅鳳尊
氏書

一
分
手
用